

出國報告（出國類別：訪學）

## 美國 Beaver Run Camphill 學校與社 區訪學報告

服務機關：國立清華大學教科系

姓名職稱：成虹飛副教授

派赴國家：美國

出國期間：2016 年 8 月 25 日-12 月 25 日

報告日期：2017 年 2 月 22 日

## 摘要

本人於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赴美國賓州 Beaver Run 社區與學校短期訪學。該機構是華德福特殊教育在北美洲最完整的實踐典範，內部包含一所 1-12 年級的特殊學校、一所特教人才培育學院以及志工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社區。此外，還包含各類的人智學治療方式，例如音樂治療、藝術治療、護理治療、語言治療、優律思美治療等等。在此就讀的孩子們約 50 位，多來自附近地區，但也有來自國外，如印度與沙烏地阿拉伯。在此接受全方位的療癒教育。此行收穫豐富，對於華德福療癒教育獲得一個整體的了解，以作為台灣發展療癒教育的借鏡。

## 目 次

壹、 目的.....	P.4
貳、 過程.....	P.4
一、遇見一位可敬的人智學導師.....	P.5
二、一堂起死回生的課一堂起死回生的課.....	P.7
三、節慶活動的意義與啟示.....	P.11
四、靜默的秘密.....	P.14
五、教室觀察的收穫.....	P.16
六、特殊孩子教會我的事.....	P.19
參、 心得與建議 .....	P.21

## 壹、目的

本人於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赴美國賓州 Beaver Run 社區與學校短期訪學。該機構是華德福特殊教育在北美洲最完整的實踐典範，內部包含一所 1-12 年級的特殊學校、一所特教人才培育學院以及志工和孩子共同生活的社區。此外，還包含各類的人智學治療方式，例如音樂治療、藝術治療、護理治療、語言治療、優律思美治療等等。在此就讀的孩子們約 50 位，多來自附近地區，但也有來自國外，如印度與沙烏地阿拉伯，在此接受全方位的療癒教育。此行收穫豐富，對於華德福療癒教育獲得一個整體的了解，以作為台灣發展療癒教育的借鏡。

## 貳、過程

本人受竹教大同仁支持，到美國賓州 Beaver Run 的療癒社區與學校進行四個月的志工實習(intern)。這所機構目前與雲林治療教育與社會治療學程合作。我在此每天與特殊孩子們與其他志工一起過著團體生活，一起上學，一起工作。每天從孩子們起床前 6:45 開始工作，直到孩子上床後 20:30。晚上輪值的志工更辛苦，常常通宵不得休息。每位志工每週輪休一天。雖然工時很長，卻很踏實。



（社區 Beaver Run 社區與兒童村）

## 一、遇見一位可敬的人智學導師

66 歲的魯迪格來自德國，風度翩翩，畢生鑽研人智學，眼神凝定。他在美國的療癒村住了 20 多年，主要擔任師訓班的導師並授課，英文說得極清楚，而且有問必回（未必有答案）。為解心中許多學習上的困惑，我厚顏請他一對一指導，他竟一口答應了，而且釋出許多時間，讓我可登門求教。

我們這一陣子專注的主題是「基石禱詞」，這是史代納 1923-24 年間，在一個重要的跨年聖誕節會議上公諸於世的。它從此成為人智學社群的精神基石，重要性不言可喻。但因為這篇德文禱詞濃縮了整個人智學的精華，裡面的涵義既深且密，本就難解，再加上我只能讀英譯，更覺困頓，所以趕快速住機會，向老師請益。

既然要問，就痛快淋漓，從每個字詞到每一句的意義，打破砂鍋問到底。他也知無不言地提出自己的理解。過一兩天，我會再去找他，把他上次說過的話，消化整理一遍後，再回說給他聽，核對我的理解是否正確，心想這樣總可以抓到一些確切的方向。

他對我努力想核對所學的反應，倒挺有趣。起初，為了怕上課時錯漏了他講的東西，曾問他可否錄音。只見慈眉善目的他難得面露難色，思量片刻才說，若我有任何疑難就回來找他，繼續對話，直到明白為止，並不需要錄音。我想他大

概怕我錄音以後會把他說的話引為教條，不求甚解，甚至斷章取義，所以才不希望我錄音。

今天上課更有趣，當我一句句重述，跟他核對我所理解是否正確，問他：「是這樣嗎？」他總是要遲疑一下，然後才有點勉為其難地說「是！」，要不就會補上一句：「我本人目前的理解是這樣的。」甚至強調：「也許我下次又會改變說法。」等到上課快結束了，還開玩笑提醒說：「你回去就把我說的都忘了吧！」

這真是我遇過最有意思的老師了！他在為我講解的時候，用辭其實非常謹慎而準確，而且不時回到史代納的原典出處，對照佐證。我若體會不了，他又會換個方式解說，到我比較抓到頭緒為止。當我為他的精闢洞見表達嘆服的時候，他卻又說，那只是他暫時的理解，明天的見解又可能改變。

這些話聽起來像自謙，但魯迪格很清楚地表明，史代納在基石禱詞裡呈現的，是一種不停流轉的多重現實，你今天從這個角度看到了什麼，明天再看，就未必一樣。而人的生命也不斷在發展變動，此時的我作這般理解，彼時的我已經不在原地，理解也隨之改變。

所以，我想，這是為甚麼他每次教了我什麼，都要不厭其煩地提醒，怕我固著在他的教導中，抱著既有的觀念不放，反而遠離了活生生流轉不停真實多面的世界。

老魯強調，他所說的一切，是他對史代納的理解。希望我最終要回到史代納的原典，作第一手的閱讀，自己深入去體會、實踐與默想，不要人云亦云。

最後，他說他讀史代納的書，習慣在頁面上寫心得註記，以前用墨水筆，現在改用鉛筆。因為他每重讀一次，會有新的理解，就把舊的註記用橡皮擦掉，寫上新的；這次寫的，下次可能又被更新的理解所取代。「因為這些理解都是暫時的。」老魯總是這麼說。

## 二、一堂起死回生的課

那天晚上，魯迪格為我們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。

那門課的主題是介紹瑞士歌德館的建築與歷史。原本我沒有特別的期待，這個主題之前讀過、聽過幾次了。雖然沒親自去過歌德館，但有關它的歷史脈絡與建築特色，以及作為人智學精神堡壘的象徵意義，我自認略知一二。

幾年前，聽過頗有名望的舒伯特教授介紹過歌德館兩次，他透過幻燈片如數家珍地訴說這棟建築的種種，講得口沫橫飛，興緻勃勃，看得出他對這所木造建築的恢弘與精妙，有極深的虔敬與感動。據說當時有幾千名來自歐洲各國的志工與工匠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（1913），不分你我，攜手投入，打造這棟彰顯人智學核心要義的藝術殿堂。裡面包含大量的手工雕刻與彩繪，都是每一雙手精心完成的作品。設計者史代納本人，更是嘔心瀝血參與整個過程。

難怪，當舒伯特先生有回說到這棟建築被人縱火，付之一炬的往事，竟傷心

哽咽起來。我那時在場聽了，不禁也跟著難過，覺得如此珍貴的殿堂，竟然就這樣被毀掉了。現在的歌德館則是後來重建的，整個用水泥包住，像是堅固的堡壘，保護著原有的一切--雖然實體已經燒毀不復存在；重蓋的建築，有一說是原來實體的變形，由內外翻，形變再現，矗立於世間。

這次要聽魯迪格介紹歌德館，心想內容應大同小異，唯一的好奇是他的呈現方式：是否會跟舒伯特教授一樣，放許多幻燈片？還是會用比較先進的 PPT？出乎意料的是，他兩種方式都沒用，而是選擇了更原始的方式。

上課前，他花了些時間在排椅子。他先把 20 張椅子排成兩排，像是觀眾席，但又在觀眾席的對面與兩側，也擺了些椅子。看著他一個人默默搬來搬去，本想上去幫忙，但實在不知道他想擺成怎樣；而他也用玩笑似的口吻說，這些椅子的排列裡，隱藏了一個秘密。我只好在旁邊看著他，繼續把椅子一張張排列成他要的陣式。

開始上課了，先介紹歌德館的歷史背景。只見他雙手舉著一張放大的黑白老照片，沿著觀眾席，對著每個人的臉，一步步從頭走到尾，邊走還邊解說。介紹完這一張圖片，魯迪格把它放在觀眾席前方不遠的地上。接著，他拿出下一張圖片，繼續沿著觀眾席，不疾不徐走過每個人面前，介紹圖片的內容，然後再把它擺放在前一張圖片旁邊。這樣的動作隨著圖片的出現不斷重覆，次序都是預先組織好的。他邊舉著手上的照片，邊解說，還要小心走著，避開地上排列得越來越多的圖片。我們對於歌德館歷史背景的了解，就在這一張張圖片的呈現與解說中，像拼圖一樣，逐漸成形。

而這還只是背景介紹，接下來介紹建築的本體。他繼續手舉照片走過每個人面前，先從西面的入口開始，介紹窗戶上的彩色玻璃，及其光影效果，到裡面的廊柱，甚至玻璃上的彩繪與每根柱子上的花紋圖案，都在他一張張照片的呈現與解說中，重現在我們眼前。更妙的是，他每介紹完一張景物的圖片，就按它在原建築體上所在的相對位置，依序置放在教室週圍預先擺好的空椅子上。

介紹完建築體的西面，接著是東面、天花板、南面、北面，每一面都由好幾張圖片組合而成，每一張圖片都是魯迪格慎重地拿到每個人面前，展示、解說，然後擺放到教室裡的相對位置。

等到所有圖片介紹完，已經超過兩個小時，耗時費心，大家對於原歌德館的建築之壯麗與當中各個細節的意涵，終於有了整體的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彷彿魔幻一般，這時候我們看見，當年已燒毀的原歌德館，已然重現在我們的教室裡，重現在我們的眼前！我們就像置身在歌德館的內部，凝視著百年前，史代納與幾千位跨國志工，如何為了追求實現人在宇宙中真善美的意義和理想，一起胼手胝足，共同打造出這座宏偉又細緻無比的藝術殿堂，裡面的各種設計與圖案，共同敘說著宇宙的本質與人類發展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我才恍然大悟，為甚麼魯迪格要用這麼繁複的過程，用他那不甚年輕的身體，像苦行僧一般，在我們面前舉著圖片往返了幾十次，把原歌德館的各個角落一片片拼貼重現，喔不，其實是某種意義的「重建」。原來，他是要告訴我們，那座

被燒燬的建築，依然存在！被燒燬的，「只是木造的部份」。這座精神的堡壘，它的圖像經由火的洗禮，反而成為超越時空的普遍存在；當時眾志成城的願力，不但留存於世，更活在當今與未來，千千萬萬的人心深處。正因為如此，魯迪格才能夠在教室裡，透過圖片、話語和身體，還有內在的圖像、情感與意志，重現它百年前的風華。

經歷了這一幕，我知道這座燒毀的建築，它的精神已經烙印在我的心上。雖然，沒有去過重建的歌德館，但是魯迪格已然帶我們回到了最初的那座精神的殿堂。我彷彿看見那些志工們，不分國界一起敲敲打打投入工作的盛況。而今，我相信這樣的工作仍以各種形式在世界各地持續著，不管瞭不瞭人智學，只要是相信、學習與實踐愛和真理的工作者，都在其中。

我自己從事教育二十多年，從沒想過，一個看似已死的東西，可以把它教成活的；倒是常常擔心，把原本鮮活的東西給教死了。老魯讓我見識到，一棟燒掉的建築，竟然可以百年後在教室裡復活，讓人再度體認它的偉大，並受到感動激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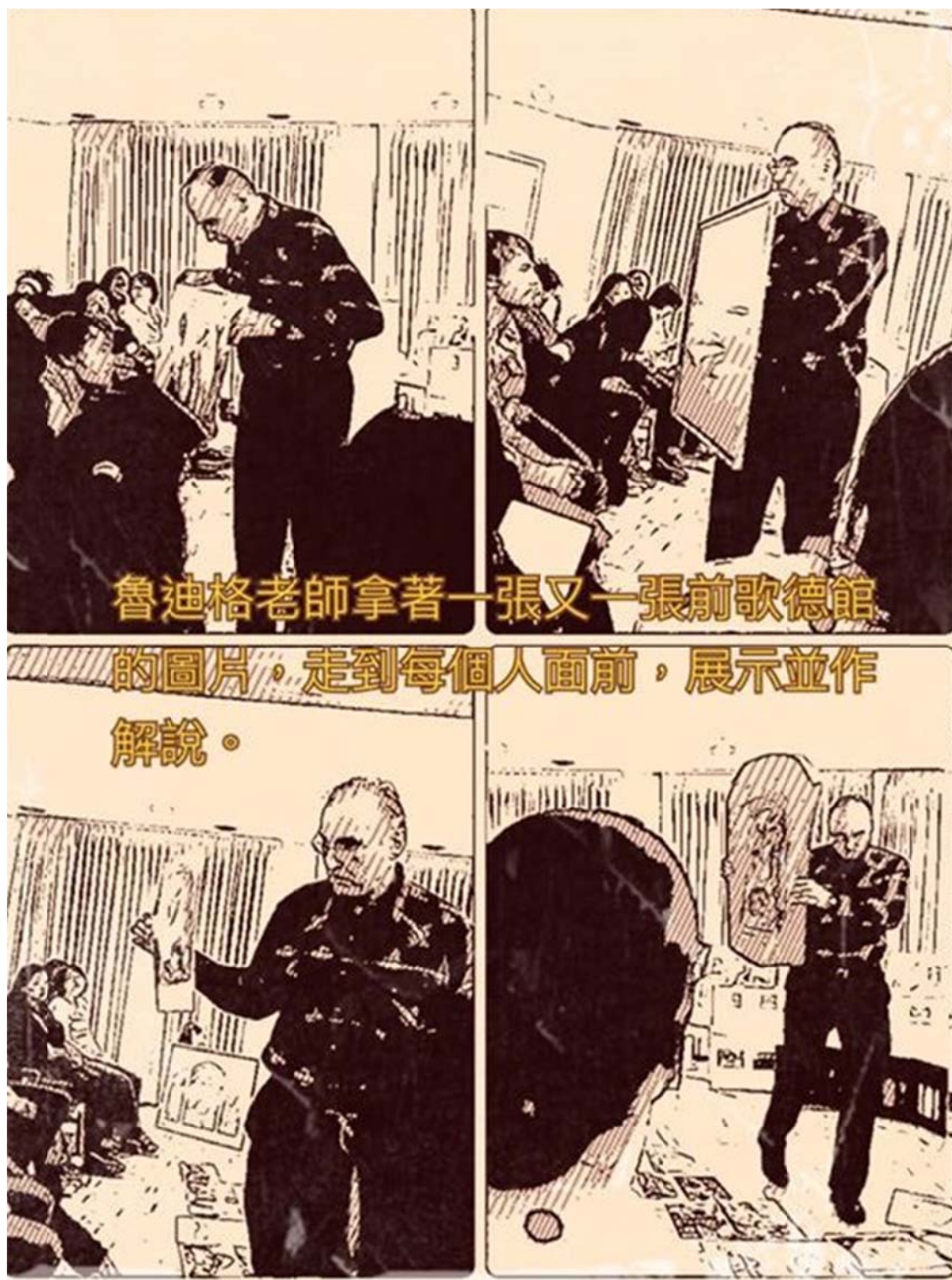
這也不禁讓我思索，老魯是個怎樣的老師？他為甚麼不甘於做個內容豐富的演講、放放精彩的幻燈片，來完成這堂課？光是搜集準備那些大小圖片，整理、編號，再搬運到教室，排好椅子，然後來來回回舉著一張張圖片走過每個人面前，解說其中涵義，再按方位依序擺放在教室的各角落，直到整座建築「重建」完成。這個老師想要傳遞的，絕不只是平凡的知識而已！

後記：

各位看官若是覺得我把老魯說得太神了，稍安勿躁。老魯後來跟我說，他舉著照片，在每個人面前來回穿梭的時候，他瞥見底下有位年輕學員，正不亦樂乎，滑著手機。

終於，要回家了；也終於，得走了。在療癒村當志工，一頭栽進社區生活，每天一早工作到晚，照顧孩子生活起居、陪孩子上學、分攤家事，度過九月、十月。十一月，開始數日子。那個月每天仍做同樣的事，所以沒什麼特別行程。十二月起，從志工轉為參與觀察者，去拜訪不同的家屋、班級，並訪問教師、治療師、家媽、還有社區長輩。另外，就是跟著魯迪格老師上家教課，討論對人智學的體會與困惑。這段日子，感受著時間過得好慢，又過得好快；日子苦中帶甘；好想快點離開，又希望多留一下；覺得要學的東西已經太多，卻又嫌不夠。這一生，能這樣過，就算不完美，也不會更完美了。這一切，都來自家人的犧牲成全，同事與友人的撐持，還有療癒村人們的無私分享，讓這段愛的旅程，能夠成真。







### 三、節慶活動的意義與啟示

11/11 週五，參加完一個燈籠夜行的社區活動，回到宿舍。今天是紀念聖馬丁(St. Martin)的日子，是十一月的重要節慶，可以說是從秋天要進入冬天的開始。

上個月底才興高采烈過完萬聖節，做南瓜燈籠，在楓紅的樹影中擁抱濃濃秋意，沒想到緊接著又是另一個節慶，而且又做起燈籠來！心裡咕嚕，會不會太頻繁啦？後來聽了八年級老師艾許解釋，我才明白其中深意。原來，萬聖節的南瓜燈籠，主要是放在院子裡的擺飾，夏天帶來的光與熱，仍然留在外面，與秋天相伴。

聖馬丁節做的燈籠就不同了，艾許說，這次大家要把點燃的燭光，從外頭帶進屋裡，象徵著冬天即將到來，我們要把光由外轉而向內，繼續讓光在心裡照亮，度過萬物蕭瑟的寒冬。

至於為何要在聖馬丁節這樣做，背後也有著動人的故事。聖馬丁是西元四世紀時的聖者，年少時被迫從軍，有一年寒冬，他騎在馬上，看到路旁一個衣衫襤褸受凍的乞丐，心中不忍，於是拔劍把披風斬成兩半，一半留給自己，一半披在乞丐身上。夜裏，聖馬丁夢見耶穌，披著他送給乞丐的那半片披風，對天使們說：「馬丁，這個新門徒，用他的袍子裹覆了我。」

孩子們一個禮拜前，就在學校或家屋裡作燈籠，聽講聖馬丁的故事，吟唱聖

馬丁的詩歌，家屋裡也擺上聖馬丁的畫像。

剛剛外面氣溫只有八度。所有人先到學校集會廳看五年級演出聖馬丁的故事。孩子們雖語言、智能與肢體能力各自不同，但是在老師與志工的協助下，以及觀眾熱烈的支持中，完成了演出。

看完演出，大家帶著故事裡的圖像，點亮燈籠，唱著頌歌，緩緩走進北風呼嘯的林間。黑暗中，已經有人在蜿蜒的步道上事先擺好照明的小燈籠，點上了蠟燭，讓大家可以在微光中提著燈籠，踏著滿地落葉行進。我們來到樹林裡的空地，圍著火堆，繼續一遍遍輕唱著聖馬丁的頌歌。孩子們與大人平靜地看著熊熊柴火在風中燃燒。此刻，我忽然有種體悟，好像知道為什麼一些長期志工要在此獻身。也不知過了多久，大家覺得可以了，才又緩緩走出樹林，提著燈籠，把光帶回各自的家屋。

今天是我輪休日，本可在宿舍休息。但我一路跟隨，直到夜行結束。心中有一種虔敬，也有種省思。原來，節慶不僅是外在的熱鬧形式，而是由內而外，由外而內，好像是對於靈魂深處信念的一種表達與確認。







#### 四、靜默的秘密

療癒社區生活作息的安排，不論三餐、睡覺、上學、課後活動、休閒，都非常有規律、有節奏，使得孩子們與大人都有穩定的軌道可以遵循，就像天體的運行一般，給人很大的安定力量。這個簡單的道理，許多人都懂得，也是華德福的基本理念。

但我發現一個秘密：在每天作息節奏轉換的時刻，經常會出現一種短暫的集體沉默，通常是幾秒甚至更短的時間。可能前一刻大家還談笑風生，但時候一到，很快就會鴉雀無聲，全員靜止，幾乎像屏息一般停格，把能量匯聚好，然後才一起邁向下一步的動作。

就以早上固定的晨圈活動來說，每天大約 7:30 左右，八個孩子已經起床一陣子，會與志工們在大起居室齊聚，總共約 20 人，有的坐在沙發上聊天、有的不停走動、有的發呆，各模各樣，挺是熱鬧。直到 7:45，晨圈時候到了，似乎有種默契，氣氛霎時轉變，大家安靜下來，每個人把身體坐正坐直；連那最靜不下的孩子，也會片刻收斂。所有人都感到「是時候了」。

這時家媽在靜默中起身，點燃起居室正中央桌上的蠟燭，眾人隨即圍著燭火站著成圈，開始唸誦晨詩：「太陽的光芒，照亮了黑暗，喚醒了靈魂……」。誦畢，

家媽翻開聖經，朗讀本週經句。接著一起唱季節歌。唱完歌，知道晨圈活動要結束了，再一陣短暫的靜默，大家雙手相連，微微舉起，同聲說道：「Good morning!」。又是一陣靜默。同時最靠近桌上熄燭桿的孩子或大人，傾身輕輕用手將桿子舉起，在眾人注視下，熄滅燭火，再將桿子放回桿座上。此時大家似乎心滿意足，不發一語，魚貫走出起居室，前往餐廳用早餐。

來到餐桌上，每個人坐定後，還不能馬上開動。家媽點燃餐桌上的蠟燭，又是幾秒鐘默契十足的安靜，直到家媽開口領唱謝飯歌，謝謝上帝賜與我們食物；大家唱完謝飯歌，每個人要再次牽起旁邊人的手，沈默兩三秒，一同說道：「祝福此餐！」(May the meal be blessed!)，然後才可動刀叉。

用餐完畢時，可不能隨便離席，要等所有人一起結束。該結束時，家媽會用表情或口語示意，於是大家又再靜默，才比著手語齊聲說道：「感謝此餐！」(Thank you for the meal!) 再來仍是最靠近桌上熄燭桿的人，在眾人注視下，熄滅燭火。有趣的是，燭火熄滅，仍要乖乖留在位子上，靜待燭煙散盡，才能起身離座，一起幫忙收拾善後，再行離開。

以上呈現的，是靜默在晨圈與早餐的流程中，規律出現的時刻與頻率。似乎有種神奇的力量，把所有人帶進了一個寧靜的空間，將能量匯聚在一起，為下一個集體行動作準備。而且這種沈默的出現，通常不待指令，而是靠共同的習慣與默契。

有人說，沉默是金。這表示沉默很難得、很珍貴。在此，社區中的大人與小孩，每天共同經歷許許多多的沉默時刻，頻率之高，耐人尋味。

靜默，似乎是許多老師期待孩子上課時能做到的，因為需要他們專注傾聽，但孩子們常做不到，才會聽見老師總在教室裡拉長喉嚨，不斷要孩子們：「安靜！不要講話！」曾有個小孩被老師問道：「你們來學校要學的最重要的事是什麼？」他竟說：「學安靜」。然而，我們似乎很難真正學會它；有天似乎學會了，卻成了沒有聲音的人，需要說話的時候，反而不知道怎麼說了。

到底，那種珍貴的靜默是什麼？

喂，你說話啊！





靜默的秘密



## 五、教室觀察的收穫

這棵葉子樹是三年級特教孩子們共同的作品，貼在玻璃窗上，成為教室佈置的一部份。老師帶他們出去撿樹葉，然後把葉子壓平，再按綠色、咖啡色、黃色、

橘色顏色分別做成地面，樹幹與樹葉，呼應著秋天的季節，也是目前進行的主課程。

這算是典型的華德福課程。其實每個用心的老師都可能帶孩子做類似的活動，把課程與自然節氣和週遭環境結合，而且跟孩子們一起，從戶外採集到動手製作，甚至伴隨著故事與歌唱、繪畫與戲劇，一氣呵成。這棵樹對孩子們而言，就是他們的樹，是從他們生命土壤中實實在在長出來的，而不是從陌生地移植、複製出來的模型。

如果這樣的葉子樹一模一樣地出現在台灣的課堂，雖然美麗精緻，卻成了展示的模式，失去了內在的靈魂，與孩子們的生命是無法相通的。我們的課程，不論是主流或華德福，都可能脫離了生命的脈絡，而走上模型化的失根之路。

如果，有個台灣老師，在自己教室裡，弄了一個呼應秋天的集體作品，不知會長成怎樣？更有趣的是，這個創意與勇氣十足的台灣老師，是怎麼長成這樣的？

（謝謝娜可老師願意讓我拍照與分享）

Beaver Run 生活隨筆 0930

今天是我的輪休日，Becky 與她先生 Harry 開車帶我出去逛 Brandywine River 博物館、舊書店和吃中餐。Becky 是雲林治療教育與社會治療學程的主要合作者，也是 Beaver Run 師訓部（academy）的講師。去過台灣多次的她說，好喜歡台灣，生活好方便，人們好有禮貌，東西好好吃，尤其最愛吃小籠包和芒果剉冰。

雲林那邊的夥伴讓她感受深厚的情誼，她知道我與雲林夥伴們的連結，因此像家人一般，親切地招呼我。我們聊了很多，很感激她願意長期支持台灣及亞洲地區療癒教育的發展。她散發親切溫暖的特質，真誠而開朗，是個有特殊班導師經驗的藝術治療者，目前主要工作在療癒教育師訓與進班輔導（mentoring）。

Becky 發現，台灣華德福學校的數目，就人口比例而言，可能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（如果連共學團體算在內應該近 20 所）。「台灣真是個特別的地方！」她說。我心想，對耶！她沒說我倒沒注意到呢！這引發了我大大的好奇--對呀！為什麼呢？台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？為何華德福運動如此蓬勃（至少就目前而言）？這代表什麼意義呢？中國大陸雖然華德福學校數量比我們多得多，但就人口比例畢竟仍算少數。台灣華德福運動的蓬勃發展，跟我們的地理、歷史與文化有什麼特殊關係呢？是怎樣的召喚，呼應著許多台灣人對教育的渴望？這真是有趣的問題啊！

進一步想，台灣是不是比我們想像得要更可愛、更值得珍惜呢？許多外國老師都不約而同地表示，台灣真是個好地方，比起他們去過的許多國家都更令人喜愛！他們不懂，也覺得可惜，為什麼台灣如此美麗進步，西方人卻只知道亞洲有個泰國，卻搞不清楚台灣是什麼地方？對於台灣過去這些年來的發展與變化，我們是不是不曾好好覺察過，卻不自主地陷溺在內部不停的吵吵嚷嚷中？

舉個例子，大家都說台灣是個有禮貌的地方，這也是許多去過亞洲各國的外



國朋友比較得來的印象。假如這是真的，那這個禮儀文化是怎麼造就出來的？是哪些人的努力？我們應該謝謝誰呢？

我初步地想，這些年來，台灣社會有些典範人物，他們確實以身作則，身體力行，諄諄教誨著我們良善誠懇的待人處事的原則，讓大家知道理想的人格圖像是什麼。另一方面，基層的教育工作者（教師、文化工作者、職場主管、甚至家長等等）不厭其煩地在生活中示範、教導與形塑待人接物的良好習慣，也是幕後的功臣。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，用一個正向而客觀的角度，好好地認識我們自己？走出自卑，走出悲情，走出妒恨與猜疑，然後我們可以真誠一致、積極樂觀地告訴別人，我們是誰？



（教室的佈置）

## 六、特殊孩子教會我的事

在台灣從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，已經養成了習慣的思維與教學模式，不知不

覺陷入一種僵化的窠臼。今年剛好有個機會出國研修，便選擇了一所位於美國賓州的坎培爾社區特殊學校（Camphill Special School），擔任四個月的志工，與身心障礙的孩子們一起生活、工作與學習。期盼這個嶄新的經驗，能有助於突破自己專業成長的瓶頸。

果不其然，在此地擔任志工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刻，都帶給我許多啟發。因為我們與孩子是全天候相處，不能夠教完課便了事，必須全面接住孩子的發展需要，而且我們要面對孩子作為一個完整的人，必須不斷反省所作所為，轉化自己，才能夠真正幫助到這些特殊需求的孩子。

舉例來說，每天早上到學校陪孩子上完課，下午還要跟他們一起到工作隊工作，掃樹葉、搬石塊、整理環境，是家常便飯。因為以前從沒有跟這類孩子做過這樣的工作，不知道要怎樣幫助他們成長，所以經歷了一個學習的三部曲。在我分享這段學習歷程之前，想先邀請讀者們進入我的處境，並且先想像你會怎麼做。

如圖上畫的，是我跟小傑正要去工作的路上，我拿著水桶與掃把，看著走路有些吃力的他，思索著，誰來拿這兩樣東西？此刻我腦海閃過三個選項：

1. 兩樣都我拿
2. 兩樣都他拿
3. 一人拿一樣

你們猜，我選了哪一個？如果你，你的選擇又會是如何？

其實，我三個都選了，只是經歷了一個演進的過程。

一開始的時候，我選擇了 1。因為剛來此地，與這些孩子初見面，覺得他們行動不便，智能也有障礙，很同情他們，覺得他們能力不足，很需要幫助，所以會想盡量替他們做些什麼。

過些時日，等大家混熟一點，我發現其實他們不是那麼沒能力，而且我都幫他們做了，反而剝奪了他們學習的機會，甚至養成他們依賴的習慣。所以改選了 3，一人拿一樣，我幫他們一些，他們自己也負擔一些，覺得這樣蠻平衡，感覺也比較良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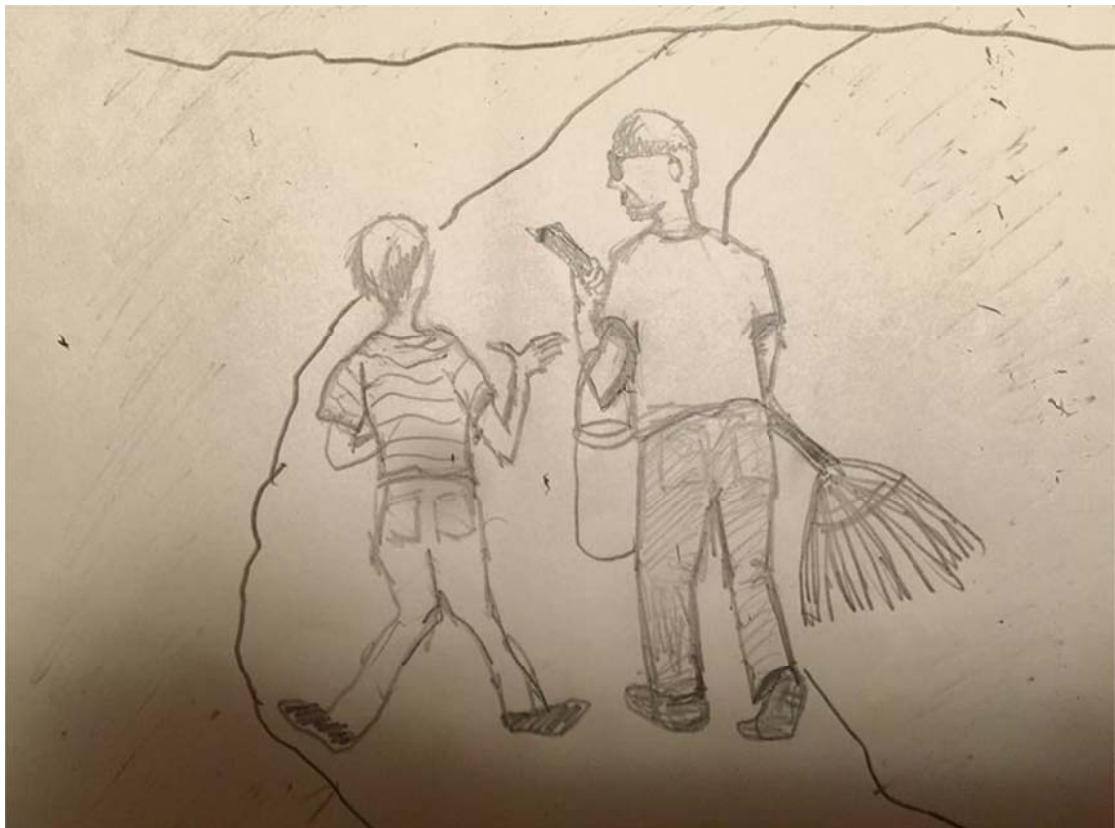
又過些時日，尤其見識到其他資深的志工與教師的做法，我開始往 2 的選項靠近。背後的思考是，只要孩子有可能做到的，一定要求讓他自己做，不替他多做一分！因為只要我為他多做一分，他就少了一分學習；我能少為他做一分，他就多得一分；一點一滴累積下來，就是能力的養成。

最後這個選項的難處在於，要保持清醒，甚至硬下心腸，看著孩子費力掙扎，忍住不去替他分擔；我的內在，需要抵抗一種誘惑，就是想要滿足自己照顧孩子的渴望，與那種覺得被孩子需要的幸福感，卻忽略了讓孩子自己長出生存適應能力的重要。

不過，2 這個選項，需要先與孩子建立足夠的信賴與了解的關係，在一種善意與尊重的氛圍下進行。當孩子真的需要協助時，一定要鼎力支持；另一方面要讓孩子清楚知道，當你讓他獨力為之，是因為你知道他做得到、也該努力做到，

而不是你故意強人所難。

很高興自己來此當志工，有這樣的收穫。如果我繼續活在原來的舒適圈裡，或許仍受限於自我感覺良好的教育模式，卻不自知呢！



（孩子教會我的事）

### 參、心得及建議

- 一、重新再建構特殊教育，從專注於障礙別的矯治，到關注整個人的生命發展；
- 二、從教室內的教學與課程，拓展到全面的社區生活。
- 三、特殊需求的孩子需要大量的教育資源，相對而言，國內的特殊教育資源呈現匱乏的狀態，極需檢討改進。
- 四、青年志工團的理念與實踐值得借鏡，一方面滿足服務人力的需求，另一方面提供年輕人社會實踐與學習助人的機會。
- 五、療癒社區與學校的理念與實踐，值得一步步在台灣播種，深耕與結果。